出曜經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六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無放逸品第四下

正念常興起，　　行淨惡易滅，

自制以法壽，　　不犯善名增。

正念常興起者，或有行人興起想念，所欲為事則不成辦。尊者童子辯說曰：「意念施設事，心悔則不辦，識猛專一念，何願而不得？」彼修行人亦復如是，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，是故說曰，正念常興起也。行淨惡易滅者，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。何者不淨者？四顛倒是，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，苦謂曰樂是二倒，不淨謂淨是三倒，無我謂我是四倒，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，是故說曰，行淨惡易滅。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，亦名為惡滅。自制以法壽者，所以言制者，制身口意，以法養壽非為非法，以法求壽非為非法，是故說曰，自制以法壽也。不犯善名增者，名稱聞於八表，德量徹于十方，其有聞者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，是故說曰，不犯善名增也。

專意莫放逸，　　習意能仁戒，

終無愁憂苦，　　亂念得休息。

專意莫放逸者，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，於禁法中復有缺漏。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：「諸佛世尊弟子之中，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，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。若我先祖父母，財業居產不可稱計，我今學道而不剋獲，宜還歸家捨三法衣，修於俗法

五樂自娛廣施貧乏，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。」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，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，問比丘曰：「云何二十億耳！汝發此念又自陳說：『諸佛世尊弟子之中，勇猛精進吾為上首，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。然我先祖父母，財業居產不可稱計，我今學道而不剋獲，宜還歸家捨三法服，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，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？』汝審有是語乎？」對曰：「如是世尊！」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：「我今問汝內法之義，一一報吾。云何二十億耳！汝本在家時善調琴，琴與歌和、歌與琴和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？」對曰：「爾也。世尊！」「云何二十億耳！若琴絃急緩者，為成曲不乎？」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云何二十億耳！若琴絃不急不緩，為成曲不乎？」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世尊告曰：「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，若懈怠不精懃者復生懶惰，是故汝今亦莫極精懃亦莫懈怠，處中行道乃成其果，有漏心便得解脫。」爾時世尊說此語已，便從座起而去。爾時尊者二十億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懇惻，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，出家學道修無上法，盡有漏成無漏，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。是故說曰，專意不放逸也。習意能仁戒者，能仁者諸世尊，所謂戒者，二百五十戒。威儀內禁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，盡為禁律盡為戒，當習是捨是、當離是就是，是故說習意能仁戒。終無愁憂苦者，夫修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，深著世累不離於俗，故生愁憂。復次，違法失禁，亦生愁憂。復次，行人受他信施貪餮無厭，亦不諷誦坐禪定意，不修念道德，亦不教化佐助眾事，如此之人便生愁憂。何者無愁憂？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缺損，便得越次至無為境，入無憂堂寂然快樂，是故說曰，終無愁憂苦也。亂念得休息者，所謂休息，永滅不起，亦無生滅著斷，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，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，恒有善念與善因緣，是故說曰，亂念得休息也。

不親卑漏法，　　不與放逸會，

不種邪見根，　　不於世長惡。

不親卑漏法者，卑漏法者何者是？一切諸結、一切諸惡行、一切邪見、一切顛倒。若有眾生親近如斯法者便具眾惡，是故智者不當親近，亦莫與從事，亦莫與談對言語，亦莫與坐起行步，常當遠離如避火災，是故說曰，不親卑漏法。不與放逸會者，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，以惡知識為徒侶，以十惡法以為援助，實非親欵，像如朋友，佯涕墮淚謀圖其罪，辭為甘美內如劍戟。如此放逸之人，常當遠離不與從事，先甘後苦聖人不習，是故說曰，不與放逸會。不種邪見根者，夫邪見之為病其事萬端，如契經所說，無今世後世，亦無父母世，無羅漢等得道者，捨佛真言隨俗美辭，造立詩頌虛稱詐逸。行

不合已捨本就末，離實居詐所習顛倒，云佛世尊、辟支佛、阿羅漢、阿那含、斯陀含、須陀洹非真非有，謗毀六度稱言非行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。何以故爾？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。佛在世時神口說曰：「愚癡之人，不應受者而受，反見誹謗云何言非？自陷於淵，復墮他於深淵中，諸天世人不致其敬。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、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，如此輩事皆為邪術，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。」佛譬喻說，猶有人須蛇食噉，處處求索之乃剋蛇，以手捉尾，蛇反螫手，毒遍身體忽便無常，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喪其命。今此愚人亦復如是，以非為真以真為非，是故說曰，不種邪見根也。不於世長惡者，所謂世者有三。云何為三？一者眾生世，二者陰世，三者三界世。眾生世者，一足二足四足乃至眾多足，有色無色、有想無想、亦非想非不想，是謂眾生世。陰世者，欲界色界五盛陰，無色界四陰，是謂陰世。三界世者，三千大千至無邊界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，是謂三界世。若有眾生習邪見者，便長於世生諸穢惡，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；不種邪見根者，不與此三世從事。是故說曰，不於世長惡也。

正見增上道，　　世俗智所察，

更於百千生，　　終不墮惡道。

正見增上道者，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，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，演說顛倒謂為正法，持心堅固終不承受。何以故爾？以其正見難沮壞故，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，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，不能移動其心，倍修正見意不移易，此是世俗正見非第一義，是故說曰，正見增上道，世俗智所察也。於百千生者，如佛所說，吾未曾見行正見人，於百千生墮惡趣者，吾未聞也。所生之處賢聖相遇，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。是故說曰，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。

修習放逸人，　　愚人所狎習，

定則不放逸，　　如財主守藏。

修習放逸人者，執意迷固不順正理，謂己所行是、彼所行非，親近翫習周而復始，如獲重寶不能捨離，是故說曰，修習放逸人也。愚人所狎習者，猶如愚憃小兒，亦不別真偽白黑，所不應捉者便捉，何者是火毒蛇也？定則無放逸者，禪定攝思內外清徹，經七大、七禪睡、禪錡法杖撿心坐禪，隨時進趣不失禪法。云何名定？所謂定者，意不退還日進不却，三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。大七者，七七四十九日，於中精勤意不錯亂，便得禪定。

意亂失次，復從一始至七大。七禪睡者，以珂著頭上，以繩屬耳，睡則自寤。禪策者，禪師手執禪策伺，於睡者以豗往擊，得策轉擊餘者，用自覺寤。法杖，復以杖寤於餘者，展轉相寤求於禪定。是故說曰，定則無放逸也。如財主守藏者，彼守藏者，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，設有錯亂尋攝其心。彼守藏主亦復如是，尋時瞻候伺察庫藏，七珍雜寶、眾物牛羊、僕財奴婢、金銀珍寶、車璩馬瑙之屬、真珠虎珀，尋時瞻候不使漏失。是故說曰，財主守藏也。

修習放逸人，愚人所狎習，定則無放逸，便能盡有漏。便能盡有漏者，彼修行人內自思惟：「有漏之病多諸愆咎，漏諸結使布在三處，欲界色界無色界，我緣此愆縛著生死，實見欺誑不至究竟，我今方宜要當捐棄。現者使盡未來未生，亦不造新，復不習故。」是故說曰，便能盡有漏也。

莫貪莫好爭，亦莫嗜欲樂，思念不放逸，可以獲大安。莫貪莫好爭者，不習放逸亦不與俱，見有習者心不好樂，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，是故說曰，莫貪莫好爭也。亦莫嗜欲樂，外道異學歎說欲樂，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，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，習欲無罪，以穢法為淨。所以然者？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，無欲者豈有我乎？如來說曰：「此非真義，當共毀呰，何復歎譽？所以然者，為欲謂母主生欲樂。」是故說曰，亦莫嗜欲樂也。思念不放逸，可以獲大安，盡脫出諸結使，恬然歡樂，國王大臣長者居士，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，此習非安之法，當時甘心後必受苦，求出無期實為嶮危。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，是為乃獲大安者。不可移動，更不涉歷四境之難，以三達六通，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嶮。是故說曰，可以獲大安也。

不為時自恣，　　能制漏得盡，

自恣魔得便，　　如師子搏鹿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未得盡有漏，莫有所恃。」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，長養四大如虺同居。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，何緣放逸永失道栽？死經無數苦多樂少，云何於中復興塵勞？生死熾然無迴避處，云何於中仍興放逸？是故說曰，不為時自恣。能制漏得盡者，汝等雖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，諸漏未盡欲愛未澌，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，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，猶有大畏存在。何者？魔是也。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，世間放逸，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。是故說曰，自恣魔得便。如師子搏鹿，猶鹿母初乳，兒小逐母東西，戀其子不能遠逝。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

子，時往搏撮，鹿母子俱喪。所以然者，以其鹿母戀其子故，師子得便。欲未盡者亦復如是，聞此切教生厭患，觀諸法如幻如化，在閑靜之處靜寂思惟志不移易，欲愛心盡無復塵染，欲愛盡得阿那含道，即復前進亦不中悔，共相率勵精究苦原，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。是故說曰，不為時自恣，能制漏得盡，自恣魔得便，如師子搏鹿也。

放逸有四事，　　好犯他人婦，

危嶮非福利，　　毀三婬妖四。

放逸有四事者，著欲之人所遊居處，心常悅習畜以寶用；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，臥則不安好喜罵詈。地獄為四事，好犯他婦者，眾惡不可計，今身亦後身，現世為人所見憎嫉。云何現身為人所憎？所以為人所憎者，或為王法所拘，或為夫主所捉，或閉在牢獄，榜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，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。罪人在獄，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，顏貌殊特像如天女，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，心歡意樂欲與情通，相率上劍樹枝下垂，刺壞身體毒痛難計，欲至不至；諸端正女忽然在地，罪人遙見諸女在地，復懷歡喜復緣樹下，劍枝逆刺，破碎身體肉盡骨存，高聲喚呼求死不得，罪苦未畢復還生肉，皆由貪婬致此苦毒，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，受此毒痛亦不命終，要盡罪。貪婬人獄其事如是。若復貪婬之人墮畜生中，或有時節婬起，或無時節婬起，婬有時節，眾生輩雖犯於婬不犯他妻，婬意偏少不大慇懃。婬起或無時節眾生者，在人間時婬意偏多犯他婦女，今為畜生欲意甚多，以是之故婬無時節。生在畜生受罪如是。貪婬眾生墮餓鬼中，為婬妖故共相征伐，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婬。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。貪婬之人生人中者，己婦妻女姦婬無度，遊蕩自恣不可禁止。若復強犯越法婬妖，或尊或卑不避親疎，雖得為人亦無男根，或有兩形或無形者，或有一形亦不成就。如此婬妖之類，皆由犯婬無高下故。貪婬之人若生為天，遭五災疫瑞應之變，己天王女與他娛樂，天子見已內懷憂慼如被火然，我身猶婬玉女離索，心意熾然生不善念，於彼命終生地獄中。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，隨形受苦其罪不同。是故說曰，危嶮非福利也。毀三婬妖四者，是時婬妖之人恒懷懼心，知犯婬罪重沒命不改，具三口意罵詈惡言，或婬妖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，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，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，夫主見者夫主所罵。是故說曰，毀辱罵詈三。地獄四也，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，是故說曰，地獄為四也。

不福利墮惡，　　畏而畏樂寡，

王法重罪加，　　制意離他妻。

不福利墮惡者，所趣惡道，餓鬼畜生地獄道，受苦無量。畏而畏樂寡者，今出其事。昔阿育王弟善容，出城遊獵入深山中，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，勞神苦體望獲梵福，服食樹葉，其精進意勇猛者，日服一葉，劣軟弱日服七葉，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。食七葉者服七合水，六者六合，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。若不得水七過吸風，六者六吸五者五吸，四三二一亦復如是。其中梵志或臥荊棘刺或臥灰土，或臥石上或臥於杵。王弟善容問梵志曰：「汝等在此行道，何患最盛？」梵志報曰：「王子當知！在此行道更無餘患，唯有群鹿至此兩兩合同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。」王子聞已尋生惡念：「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炙，命根危嶮如有如無，猶尚婬欲不悉除盡；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，在好床坐著好衣裳者，香華自熏，豈得無婬妖意乎？」阿育王聞弟論議，即懷憂慼：「吾有一弟與福同俱，云何反更生邪見心？我當方宜除其惡念，備受其報罪我不少。」即入宮裏勅諸伎從，各自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，豫勅大臣：「吾有所圖，若我勅卿殺善容王子者，卿便諫我：『須待七日隨王殺之。』」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，王躬自往語弟王子：「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？」奮赫威怒以輪擲空，召諸大臣即告之曰：「卿等知不？吾未衰老，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，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：『夫人有福四海歸伏，福盡德薄肘腋叛離。』如我目察未有斯變，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，縱情自恣事露如是，復有我乎？汝等將詣市殺之。」諸臣諫曰：「唯願大王！聽微臣言。王今唯有此一弟，又少子息無繼嗣者，願聽七日奉順王命。」時王默然聽臣所諫，王復寬恩勅語諸臣：「今聽王子著吾服飾，天冠威容如吾不異，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之。」復勅一臣：「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，往語善容王子曰：『王子知不？期七日終正爾當到，努力開割五樂自娛，今不自恣，死後用悔無益。』」一日適過，臣復往語：「餘有六日。」如是次第乃至一日，臣往白言：「王子當知六日已過，唯明一日當就於死，努力恣情五樂自娛。」至七日到王遣使喚：「云何王子？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？」弟報王曰：「大王當知！不見不聞。」王問弟曰：「著吾服飾入吾宮殿，眾伎自娛食以甘美，何以面欺不見不聞？」弟白王曰：「應死之人，雖未命絕與死無異，豈當有情著於五樂、遊意服飾間耶？」王告弟曰：「咄愚所啟汝今一身憂慮百端，一身斷滅不容食息，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？一身死壞復受一身，億百千世身身有苦，追憶彼惱心意熾然。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，雖出為人與他走使，或生貧家衣食窮乏。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，求於無為度世之要，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。」是時王子前白王言：「今聞王教乃得開悟，生老病死實可厭患，愁憂苦惱流轉不息，唯願大王見聽為道，謹慎善修梵行。」王告弟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即辭王出家得為沙門，奉師教誡晝夜不息，次獲證得須陀洹果、阿羅漢果，六道清徹無所罣礙。是故說曰，畏而畏樂寡也。

王法重罪加者，時彼貪婬之人恒行穢濁，王法所加，所有財產盡沒於官，髡笞榜拷毒痛無量，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，加以五繫鞭杖日加，瘡痍膿血臭穢難近，蠅蟲嚙螫避無處所，臥大小便求死不得，斯由婬姝不淨之行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。

放逸品第五之初

本性不自造，　　情知不自為，

不慮邪徑路，　　愚者念力求。

本性不自造者，所應造者不造，所不應造者反更造，為人所譏，或隨人語不自任己，由此致亂習放逸行，是故說曰，本性不自造。情知不自為者，目自見事於己有損，毀敗正業牽致冥室，是故說曰，情知不自為。不慮邪徑路者，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，晝夜憂念身不行者，所願不果無所成辦，是故說曰，不慮邪徑路也。愚者念力求者，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，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，處俗無俗義、處道無道義，是故說曰，愚者念力求也。

如車行道，　　捨平大塗，　　從邪徑敗，

生折軸憂。

如車行道者，昔有眾人與十賈客相隨採寶歸家，時有一人乘車載寶，無價明月雜寶無數，車重頓躓失伴在後，進不見伴，退畏盜賊，便隨邪徑御車涉路，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。又在曠野無人之處，椎胸喚呼怨訴無處，對車啼哭無方自致，不求方計道為遠近，復不修治朽車。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，見彼失伴之人，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。爾時世尊知彼眾生應得度脫，即遣化人詣彼曠野，在虛空中結加趺坐。厄人仰見人坐空中，即向求願：「我今在厄難之中，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處。」爾時化人即以神力，接彼財產及彼人身，忽然便在祇洹門外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應受化人今在門外，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。」比丘受教即將入覲，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為沙門，即得為道，聞微妙法，解身無我萬有皆虛，世間皆苦唯道是真，此大法中無復熱惱，所有財寶盡施三尊，是我宿福遭遇福田，水火災異不能傷害，心倍歡喜善心生焉。爾時世尊漸說妙法，所謂論者，施論戒論生天之論，欲不淨想，漏為穢行，無數方便勸進修學，在大眾中而說此偈：

「如車行道，　　捨平大塗，　　從邪徑敗，

　生折軸憂。」

時彼比丘聞佛說偈，內自思惟：「今日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。所以然者，如偈所云，盡為我身所涉勤苦，如來悉知。」倍興恭敬於佛法眾，心開意解，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六通清徹，所願者果，已離三有不處生死。時彼眾中復有眾生，執意不固欲犯禁戒，習愛欲行違遠威儀，不隨正真之道。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，欲使大眾忘憂除患，去彼惡心安處無為，重與大眾而說此偈：

「離法如是，　　從非法增，　　愚守至死，

　亦有折患。」

是時，世尊重告大眾：「猶彼商人捨平大塗而就邪徑，道路頓躓折軸之憂。今此眾中異心眾生亦復如是，欲離正法習增非法，愚人守死墮入惡趣。云何諸比丘！在如來前而復面欺？審爾不乎？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，號天啼哭無益神識，淚如江河投于四海，不能制神不趣惡道。我今出現為諸眾生除諸苦惱。夫人貪欲燒身滅族，今世後世所往不安。汝等比丘！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，恒沙諸佛所不能療。」諸比丘聞佛所說，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。佛知其心應得受化，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，以次得證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六通清徹，不處三有永離八難。爾時大眾聞佛所說，歡喜作禮而去。

　行亦應正，　　非事莫豫，　　邪徑增垢，

　諸漏興盛，　　漏已熾盛，　　除邪漏盡。

行亦應正者，一切眾善德本善法者，是謂行也。眾法要藏，晝夜親近遂至無為。然彼群類捨正就邪，不應行者便行、應行者而捨離之，方更翫習不善之法，已習非法離於善道，與地獄相近，是故說曰，行亦應正也。非事莫豫者，非事者，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，是故說曰，非事莫豫也。邪徑增垢者，意習邪業心如猨猴捨一捉一，心如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，如頭落髮華無從住，是故說曰，邪徑增垢也。諸漏興盛者，猶如蘆葦竹聚，

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，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，是故說曰，諸漏興盛也。漏已熾盛者，前漏後漏有何差別？報曰，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，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，是故說曰，漏已熾盛也。除邪漏盡，永求遠離不與同處，諸佛恒沙過去不住，放逸眾生被繫不解，明者觀此行已，知為失道之本，復當思惟求獲善法，欲自敬者先當敬法，是故說曰，除邪漏盡。

諸有猗權慧，　　常念於身患，

非事亦不為，　　應為而不捨，

有念思智慧，　　永無有諸漏。

諸有猗權慧者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，適前人說不唐舉事，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，或與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、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，又時顯名而說、又時隱名而說。然此一偈隱顯不定，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，統為一切故說此偈。或為教授比丘比丘尼、沙彌沙彌尼、優婆塞優婆夷，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誓，意常勸勵不及道者，是故說曰，諸有猗權慧也。常念於身患者，如佛經所說，諸有念身者即名不死，諸有念身自致甘露，不念身者犯於甘露，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，則致甘露所願必果，有念身者廣說如契經。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，夫人一生中，不懷眾想念，彼人得善利，多所饒益處。世無眾患由念身想故，在山有山想、在家有家念，不離身念者，是謂無上之人，若行若坐不離其念，是故說曰，常念於身患。非事亦不為者，夫人意正所向皆達，所非法事亦不隨順，不應親近亦不親近，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，復不向人演說非法，常念捨離不與同俱，是故說曰，非事亦不為也。應為不捨者，常順時節不失明教，前後中間初不違失，是故說曰，應為而不捨者也。有念思智慧者，諸有形類專其一意，思惟智慧以智斷結，猶如田家子左手執草右手刈除，智慧之士亦復如是，執念堅固心不移易，智能分別慧能割斷，識物別真謂之智，暢演玄鑒是謂慧，是故說曰，有念思智慧也。永無有諸漏者，智慧所照明，是時諸結皆悉消滅，已盡已除拔其根本，更無生死，是故說曰，永無有諸漏也。

所謂持法者，　　不必多誦習，
若少有所聞，　　具足法身行，
是謂持法人，　　以法自將養。

所謂持法者，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：「汝今迦葉！當詣大眾教誨後學，分別演說深法之

義。所以然者，汝所教誨則我教訓，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。」是時迦葉白世尊言：「如今新學比丘難可覺悟，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，一人論無，是目連弟子；一人善說，是阿難弟子。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，我等二人當共捔義，誰有勝負義理多少。」是時，世尊勅一比丘：「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，善說比丘阿難弟子，將至如來所。」比丘聞佛教已，即時喚二比丘，將詣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是時世尊告二比丘：「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，在大眾中與人捔義諍於勝負。見此不耶？」比丘對曰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汝等愚人！何為大法諍於勝如？」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，所誦持法者，不必多誦習，若少有所聞，具足法身行，是謂持法人，以法自將養也。若有利根眾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，盡諸有漏越次取證，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，未獲求方便使獲，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，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，名曰持法。以法次法證法向法，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，是謂持法，不必多誦習也，雖少所聞，具足法身。

雖多誦習義，　　放逸不從正，

如牧數他牛，　　不獲沙門正。

雖多誦習義者，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。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我聞多聞比丘，齊幾名多聞比丘？如來說多聞比丘，限齊至幾許，名為多聞比丘？」佛言：「比丘！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，一者契經，直文而說義味深邃。二者誦，比次言語不失本文。三者記，諸四部眾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，復十六倮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，二人不取，彌勒、阿耆是也。四者偈，偈散在諸經，義味深廣義豐理弘。五者因緣，緣是故說是，不緣是故不說是。六者出曜，所謂出曜者從無常至梵志，採眾經之要藏，演說布現以訓將來，故名出曜。七者成事，所以言成者，如持律人記律所犯，故名成事。八者現法，所以言現者，記現在事，目覩耳聞故名現也。九者生經，所以言生經者，如孛鹿母前身，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，故名生經。十名方等，方等者前略後廣，無事不包，故名方等。十一名曰未曾有法，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。十二者義經，所以言義者，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礙。多聞比丘齊此而止。復次比丘！若族姓子信心篤信，受四句義！諷誦通利法法成就，次法向法以法證法，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闕，比丘齊是名曰多聞。雖復多誦包識眾經，不順其法如其教誡，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，不名多聞。」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：「昔有一人多牧群牛，捨己群牛數他群牛以為己用，己所有牛，或遇惡獸或失草野，日有損耗不自覺知，便為眾人所見嗤笑：『世之愚惑莫甚於卿，認他群牛以為己有。』多聞比丘亦復如是，自不隨順正法言教，能勸進他行四事供養，衣被飲食床臥之具病瘦醫藥，復

勸進人奉戒修福，行善得報習罪受殃，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，為諸梵行所見嗤笑。皆共重集至比丘所，呵止諫曰：『汝為多聞，古今分明演折幽奧，不能自正安能正人？犯沙門律違法越教，雖爾，人生一世誰不志？亂世誰無過？諸天神仙皆聞有愆，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。』」爾時梵行說此偈曰：

「雖多誦習義，　　放逸下從正，

　如牧數他牛，　　不獲沙門正。」

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，猶如新衣易染為色。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，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，六通清徹存亡自由，所願成就。

出曜經卷第六